

莊

子

通

義

莊子卷第二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楮伯秀義海纂微

內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養生主第三

養其有生之主而踐形之貴無愧矣即孟子養性之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也。臣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

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

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

又古。陳增刻

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謩善哉。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

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

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

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

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

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軼乎。良庖歲更刀

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
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
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
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從讀音吾見其難爲。
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誅音然
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
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
丁之言。得養生焉。和順不費力

通義 生有涯。知無涯。卽世短意常。多人無百
年壽。強作千年計之。自有涯。隨無涯。其殆者

形勞也爲知者之殆神勞也殆已已危之甚也殆而已矣神隨形散亦歸於危也此上言不養生之愚其曰爲善安分盡心不銜售也其曰爲惡不絕嗜慾不矯情也不近名刑卽其自謂不爲仁義之操濫僻之行也人從俗無名可稱無法可加也此上言生之易養也此只是起發督爲經一句督猶獨也總也人身背脊之脉曰督脉一身之最中由尾間貫泥丸天而人形而氣皆攝於此故莊子以督名天德言但循其大道管轄之機守之以爲常無近名近刑之事猶今人以取利謂之近錢也此一句乃養生修德之綱領曰養生而不言修德正逃名之意也保身不犯世網全生完其天性養親盡其當爲盡年不取夭折皆不近刑名之實也下文解牛事只承緣督一句明養生義引證不用一字而意自通貫文哉文哉有膝乃手足之餘四句只形容動作機括以起合舞中會句解牛而擬之以樂

言和順而不費力也。以解牛之技擬養生，言應世當審幾，順勢而不以強力制割也。言得養生焉，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皆在其中矣。官知正，凝定於常時，神欲行敬謹於臨事也。**養海**內篇，始於逍遙遊，盡性之學，所以明道。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談，所以應化。又次以養生，所以命之要，所以修身也。故此首論無以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天閔之患。知復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既除，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爲非爲也。又何近者近形之累哉？夫爲善惡而近名，刑不爲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願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未發之指，非特善惡兩間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爲常道，則虛徹靈通有無。

其德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
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庖丁一既
叙述養生要旨假爲親切故寫其動作進止
態度以應夫行住坐卧之間未始須臾離也
蓋天不事無大小有理存焉解牛而得其理
則其無全牛乃有遊地養生而得其理則身
有餘適事無廢功奏乃中音喻應物之當理
釋刀而對喻忘生而得理也有心乎應物則
所見無非牛體道而冥物未嘗見全牛也神
遇不目視則依乎自然以虛爲用而亦無所
事乎知見矣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剛言與
物無忤者生無所傷養神有道者久而不散
也然每至於族見其難爲骨肉盤結曰族以
喻應酬世故事物繁劇之時當加戒謹以成
厥功定而後能慮世人徒從事乎厚味侈服
華居顯位聲色悅樂以爲養生養愈至而生
愈失經所謂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是已庖丁
所好者道則所見無非道故事物之間恬無

段。解。逆。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之。
常。遊。塵。之。過。前。是。何。也。蓋。能。養。其。生。之。主。
則。玄。德。內。充。真。機。外。應。處。已。處。物。無。不。適。宜。
應。已。而。復。歸。於。無。是。謂。善。刀。而。藏。安。有。月。更。
之。弊。哉。真。人。慮。後。世。學。養。生。者。溺。於。沉。寂。
爲。無。以。酬。酢。世。故。廢。人。事。而。曰。道。可。立。其。道。
道。也。鮮。矣。故。寓。道。於。技。以。立。
言。而。牛。之。解。不。解。無。庸。辯。

公文軒

姓名

見右師

而

驚曰

是何人

也惡乎

介也

元

天與其

其

人與曰

天也

非人也

天之生

是使獨

也

澤

也人之

貌有與

也

以是知

其天也

非人也

澤

澤

雉十步

一啄

百步一

飲

不斲畜

乎樊中

神

宜

形雖王

不善也

善安

通義 有與也。猶曰耦也。性與形爲配也。言其有人之貌而性猶與貌俱不隨足。則其用者非其自取。乃天數使然。又於言外原其所以致用之故。由其貪飲啄之富而入乎樊中耳。形雖如王者之坐享。亦不能自適。如澤中故曰不善也。天人之疑。謂人有餘不足。雖出於人。亦造物者爲之主。故人遇患難。惟當順受。澤雉之喻。謂人自愛者不慕紛華也。卽其有與而知其用之非辜。卽其既用而猶居乎右師之官。則其取用之因也。保生之道出處之機。於是乎審矣。

義海 右師之介。雖答於人。亦其天分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類耳。况稟形氣靈復有以充其內。豈可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一安於命而歸之天。知所當全者在乎德性者。與生俱生。性則爲生之主。不離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兀。何加損焉。

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澤雉以全性爲樂富樊爲憂飲啄雖艱而不願就養若受畜樊中則飲啄雖餘而飛行失所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

精義失

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

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

踐形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

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

有適者

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疑情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題義 此段形容德之入人心者深。反言以拂塵也。天之所受本來無物。今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之所受。而遁逃其無爲之天性。信棄其無情之真。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縣者四無係着。解者四無聯屬。佛言大解脫也。帝之縣解。言是天地間無粘帶之人也。人之有生。如以薪熾火。所美者之死。如薪盡於火。薪有盡而火無窮。死生之變。何足動於達人之中哉。此章大意。列莊語中。散見。惟老子死足破方士之狂。而養生之主。莫善於聃。故存於此。指窮之指。疑是脂不然木也。

義海 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蓋以爲前言所指。卽薪可見。竊詳經意指應同。旨云。

猶云理也。理盡於爲薪，故火傳不知其盡。其甚顯明。知此遊篇周遍感之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善爲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彼薪，猶此薪也。而焯焯不同，神之託後身，猶今身也。而息息各異，焯不同，所以有然有滅，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若鑿日擊石，燔木憂竹，皆可以得火。火性通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亦然。去是薪火，何麗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乎得薪，託神在乎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褚氏總論達養生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爲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爲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失。

故真人誨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礪則朝繁治劇不知其養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爲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善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斂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鄧按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爲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擾事拂理得交患滿心戚黷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逃形化之妙非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

以陽爲克。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

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

德。不戒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

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

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漸乎而

人善之。漸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

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_之爲徒

生子 浩然齊 卷之三 陳孟

也。擊踞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止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讀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尊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

自有其意以爲此特易事

若存此心

則言

一律之

相入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

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
 以僞。為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
 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
 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
 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自內通。而外於
 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
 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遠之所行終。而況散
 者乎。

野澤荒蕪不稽若過焚然若以平字屬上句
 澤若淮句上文乎字是平字言其平原

其語意爲綴矣未達人氣此言氣質如仁智
信直勇剛之類強以仁義乃用智也且苟爲
悅賢至死於暴人之前矣八十五字乃孔子
困於盜跖之形容彼述自暴自棄之情狀此
則言君子貴自守不可銜售以取辱也乘人
鬪捷亦用智也故曰益多雖然以下兩句見
孔子對學之不倦嘗以語我來此來字雖語
助詞而其聲氣則有引掖之義其庸詎可乎
猶曰其是豈可乎庸乃語辭不可訓常大宗
師篇內亦云庸詎知所謂云云今人亦常用
此句法此章大意闡孔顏兼善之
志顏子之速化孔子之虛己也

義解大意詳悉茲不贅字義或有遺論
借附編末澤若蕉澤同野蕉誤蕉死者以國
量國猶谷量猶史載谷量牛馬之義言其甚
多不可數也民死既衆則穀粟草木不得遂
其生澤中如過焚而焦者其國政可知矣強
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

其有美也術述通此章暴人凡三前二處宜
作表暴解謂表白人之所行術暴於人之前
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崩贖也夫涉人間世
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以孔顏問答歷述
暴君厲行而酌其往化之方顏子以虛一進
其本意亦正矣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
由中之機安保其不妄發顏子又思三術自
全仲尼猶以爲太多政法而不謀胡可以及
化以心未能忘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由是
知夫下化人直造懸崖撒手心路斷絕之地
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齊肅形神而後告之自
明而誠之謂也諫字以問講釋之不通肅齊
訓安爲近聽之以耳止於聞道而未能盡行
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能盡忘至於聽之
以氣則無所不聞無所不契彷徨周浹渾合
太虛太虛何處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
能逃也耳之所冥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
靜極無爲虛以待物者也觀夫注焉不滯

不竭與人而愈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何待
不待之之有哉通天下一氣人物太虛之所
同攝也唯虛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是以
無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以
化天下之剛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
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已故能靜鎮
百爲明燭萬有如鏡開匣如衡在懸天下之
重輕妍媸莫迷而無恩怨予奪之累以是而
處人間世特遊戲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
心齋之用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
回則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嘗謂其終日不
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顏子將之術
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常心傳內學皆性命
之精微直以治身者也今將出而有爲翊扶
治道故詳及君臣交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
形氣交和中虛外順上以造心齋之妙用下
以顯及化之真機聖人所以與天
爲徒而不涉人間世之患者以此

七字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事大而遠人

者

遠也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

轉音

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

戰兢此使

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

象不和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所乘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

博矣

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

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

而此來

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
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
命也。其一義也。天心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无所逃於天
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
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
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
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此子之所不能

詳解

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

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原一符驗遠則必

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

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

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虛辭妄則其信之也

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

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

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

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

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

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

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

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

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无遷令。无勸成。過

度。溢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

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

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

者

孔子之時術未稱王此而曰王疑爲後世所擬之文也寡不道以儻成凡事之成莫不以儻忻浹洽儻忻浹洽以不失道也鮮有不得其道而事得以儻成者此起下文二患之故食也執粗而不臧羹无欲清之人凡主人食而擇美則羹者求清潔以爲事今以心慄苟且粗食不擇其美羹者所以不須求潔靜也以巧鬪力者初必示以可見而暗藏取勝之策在後不然不謂之巧亦不能勝力也此下卽喻以見爲使之道當知機又曰凡事亦然蓋指使事而廣言以聽其所取實喪者言心之情實發露在行事生則外貌雖得而中心之誠然者則失矣念說無由言所行既喪其實而履於危道則必忿忿心生而鑿空造出無來歷之事以成其巧言偏辭肆言而無所擇如獸死之音也遷令勸成必至於殆

也乘物以遊心因物之感而推蔽以應之也
致命之道非盛德真見者不能生死一安於
理此篇只義命是大旨致命乃所以盡義不
以易心乘之此致命
之機故曰此其難者

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
夫子且自述其奉命懷憂水炭交爭之意覘
有以發病而藥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
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所迷於天
事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立身之要亦槩見
於此然心爲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則
於君親可知矣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平居暇
日可知矣信道篤而自知明何死生之悅惡
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爲臣子者於其所難安
而安之忠君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
傳言之難而誨以幾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
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

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濟之論而造坐忘之極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材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出世間法卽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爲出世間矣先論奉使傳命之難却泛說世事感召勢之必至而莫知所以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誠爲切當剋核太至核同劾諸解罕詳及蓋核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中先賢嘗取以喻仁愛之意今謂剋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意盡剋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肖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爲蓋由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諱文中子周公篇好奇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語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惡音去聲今擬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

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
侯之驕志也。乘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處
成否也。不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先乎中
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爲以報其君哉。莫
若爲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處此亦何
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戒。終亦歸於本
意。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孰謂南
華傲睨物表而略於世故耶。

名非時尚一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无方。則危吾國。與

不取明新

靈公太子

法矣

專

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不意其善者之心

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

法矣

朝坤

心莫若和。雖然之既和二者有患過當就不欲入。和不

欲出其。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在。爲崩爲蹶何。心和

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皆也。彼且爲嬰兒。亦

與之爲嬰兒皆知。彼且爲无町畦特節。亦與之爲无町

畦。彼且爲无崖元區。亦與之爲无崖。達之入於无

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

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其不入和不出之勢。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

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

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改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或作屎以蠟盛溺。適有蚤蚩。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子擇傳而得閻亦靈公不喪之一端也。只是正身爲本。迹菴心和外盡恭敬。不作之道。內存調停誘掖之心。此亦以善養人之方。然必身正而後。或就或和。不過其則也。達之入於無疵者。通其情。使漸入於無顯惡。此之謂就。不入和不出也。僕緣而拊之。不時。言牧馬者。拍馬身之蚊蚋出於忽然。馬不知僕之拍少。

然驚詫決裂致傷則我平日愛馬之心皆忘
之矣此蓋反應達入無疵句實欲訓迪頑鈍
者漸漬而不驟也此永美
成在久惡不及改之意

義海

伯王之教顏闔又下夫子教子高一等

矣子高猶知有奉命憂懼之心故夫子告以
命義大戒終以乘物遊心託不得已雖委身
爲使而猶知存所天未至狗人而忘已闔則
知贖不可傳而欲傳之先已懷疑而求彼之
信已於理已稍悖矣故伯玉告以正汝身哉
立其本而後末可舉也形就心和是見其勢
不可以力正姑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傳之道
也況就而入和而出者乎至於與之爲嬰兒
爲无町畦爲无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因機
點化一着然師傅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遽
至於是以縱由此而達之僅可無疵而已安能
化物哉螻蟻怒臂正以駭聞將恐不免耳養
虎愛馬又所以申前論而俾之加謹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其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

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

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噐則速毀。以爲

門戶則液。補莫干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

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

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可也文木耶。

夫相梨橘柚果力果之屬。實熟則剥。則辱。

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

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

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

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

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

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

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耶。曰。密若

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詎厲也。不
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
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通義 自全其天者。不求合於俗。自謂知物者。未必爲豪傑之知已。以爲不知已者。詎厲言寄跡於社。得至此大正取人之棄。以自保也。以義論之。蓋以弟子謂其以無用爲趣。乃復致用於社。是因其言而喻之。以義理也。寄焉者。言其不辭社之用。乃其寄跡非以求用也。**義海** 前章備述處身應世之難。此章復引襟社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石答問。以發明之。機死乃今得之爲子。大用是一句。柰何哉。其相物也。言子汝皆稟形爲物。汝乃欲相我。餓死之散人。謂汝以能自役亦饑死矣。予安於無用。豈汝所知哉。弟子又爲襟

之本趣既取無用則何以社爲匠石令其不
必言彼社直來寄耳非求爲社也正以爲社
不知已而加詬厲且旣安無用縱不爲社亦
何得有翦伐乎蓋彼所保者不材故與衆異
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遠矣喻淳朴之人自
全於世不願人之吹噓獎借或得譽於鄉黨
亦寄焉耳豈以爲榮哉惟其不
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句法

千乘隱將芘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子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

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

欽定

爲棺槨反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

爲棺槨

食

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

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

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之

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

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明之麗。擢

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

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

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

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

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

爲大祥也

通義 神人以此不材神人所以爲大祥二語相應道德入神者不以有用自顯其許由之徒歟隱將芘其所籟隱然不見有駟乘也自我芘物曰芘物求我廕曰籟痔病不可以祭河不用痔病者爲尸也舊引西門豹事爲訓義未安

義 諸解發明大意盡矣而字義有未釋者今附于後云隱將芘其所籟言隱然芘其陰也必有異材夫絕句以夫屬下文者非輒解謂木紋散也杙所以棲獼猴高名是高明麗釋以屋宇當從擺列子餘音繞梁擺釋傍棺之全一邊者肅齋說甚當此章與前章義同後添人以疾而免祭河之厄又結以神

人所以爲大祥經意顯明茲不贅述
支離者俗頤隱於齊齊有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爲着。挫鍼治解。足音解以餬口。鼓

其一節米多

不疑

不疑

笑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

不疑

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夫支離其

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

德者乎。

五管 五管在上乃趾之甚者視物必側頭仰

面而其目鼻與口必向上也不受功不承功

程之責也支離其德者美無可見用不及大

猶曰散碎無收拾之人也

會撮 音捨最又會古活切頭權司馬云

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向

氏云兩肩聳上會撮然也今讀多從前音與
大宗師篇句贅指天字異而義同自顧隱於
臍至兩髀爲脊形容痿疾之狀鼓笑播精司
馬云笑同策小箕也簡米曰精崔氏云鼓笑
擲著播精布卦占兆也今多從司馬說二技
衣食所資切於日用故可藉之以食十人此
亦設辭言其形雖不足而養身有餘也此段
切緊在後句蓋德忌乎執執則非德矣支離
謂踈散自在於德者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
其形者征役不及而粟薪可沾則支離其德
者人害莫及而天
爵所加也宜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其世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

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

畫地而趨。迷陽迷陽。无傷吾行。郤曲舊脫此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

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此借聖人以警世意。以聖如孔子而泥

跡猶有弊。況不及孔子而假名干祿乎。成者

聖人與世相成。不見聖人之跡。生者特顯露

於衆人之中。正與文中子意同。僅免刑言天

下機。深嗜欲。重未有不履危險者。不敢望

無譏議之加。但苟免法網。是亦幸矣。平康之

章權

五言卷之二

三

福無所加於人輕如羽也死之爲禍弗論卽
劉劓荆宮爲禍之重豈不如地平山之生木
自盜其氣膏之生火自耗其體有用之用殉
人而失已無用之用務內而忘外者也

諸解已詳不復贅按文中子述史篇天
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法
雖同而反其意各有所主耳愚嘗謂秦漢以
來諸子立言者襲南華語意不少獨經中設
譬引喻未嘗蹈前人一轍而愈出愈奇後竟
未有追踪者是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吾行卻
曲無傷吾足諸本皆然卻多音隙獨碧虛如
字復正經文作卻曲卻曲庶協上文元本應
是如此傳寫差謬誤疊吾
行二字識者自能鑒之

褚氏總論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雖人
不可不盡者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
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爲善
美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夫子衛言事若

弓旌在前而刀鋸在後者有之況以不違
如愚之臣遽欲往化年壯獨行之君焉保
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
苟進益堅尊道之心固將自化奚必輕往
以資驕志櫻暴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
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忠患耳胡
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
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
問其方則是所念旣空而天真虛受之時
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齊使虛心
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
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
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盡
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傳
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
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
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惟義可也至於

曲轅樸社以無保爲保商丘異材見不神
而神又伸言材之爲累而世人弗悟往往
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
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臃腫自全不可得矣
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
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
之僨罔不密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
明之篇末又引接與之歌以祛聖賢經世
有爲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結以
山木膏火桂漆之患警世尤切惟其知涉
世之難所以處世而無難矣太
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通義處
者安分盡心斯得矣傳曰君子素其位而
行不願乎其外是也列莊言意要不出此
大抵有心則有跡有跡則可尋尋跡則非
率性矣褚氏度宜謹節無愧獨全等語尚
落思議非所
以語莊文也

德充符第五

充足也。符合也。德足於已。照隨所應而合也。何也。德也者。

人已之目。

然者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孔子弟子

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丘將以

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

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

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

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澤別見

待之真

無假

其元

即下文家耳且也

聲色

盤桓

萬物同然也

存神

印字

通花

有

虛堂

人

存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

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性在冬夏。青

青。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性在萬物之首。幸

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

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

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

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此借玉駘以發孔子狀聖之肯觀首句
則當時尊信孔子之風可見矣。立不教等句。

只是起下文固有不言之教二句意無形而
 心成言駢之德蘊於默成而不露也丘將引
 天下句訓引曰宰尼父不若是迂亦不為此
 出位之言也魯且中分於駢而冒任天下為
 我信不幾於妄乎蓋墜天下之人之從之也
 彼兀者也四句言彼既兀是可賤者也而乃
 為人之先師則與常兀者不同矣其用心亦
 何方乎死生亦大至守其宗言其用心也為
 下文喪足猶遺土張本命化存宗即老子既
 知其子復守其母孟子謂過化存神之意死
 生者人世莫大之事駢也其心不隨之而變
 不但一身之死生極其變而言能天地覆陸
 其虛靈之體昭然獨存不與形同變幻故
 其應感明見真理息息見存無所假待是以
 不隨物而遷因物賦物而獨存其神也常季
 疑其既如此用心何不自知其兀孔子言其
 曠達之懷識知不存得喪俱忘其於萬物之
 變化往來惟凝視其出之本一而不運於跡

是以喪足如喪土不動其心也彼爲已言其
學非爲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
者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
常心者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
游子歸家到家既久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
二句只言其爲已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知
此於此亦見常季之所造矣不懼之實猶云
真無畏懼者不恃衆力只一人可以入萬軍
中斬將刈旗正保始之徵也官府寓象四義
皆言用也是有道者之所能也官府云者選
用陰陽包涵羣品也神寓於形以耳目爲物
象惟性靈而已此數語與橫渠由象識心知
象者心言意相近一知之所知上知言明下
知言照猶云一覺性之管攝也擇日登假言
其惺惺之體與日俱新躋道玄遠也本非爲
人人自因此而從之何肯以物爲事言其未
嘗以人之來從爲念
也餘註未見通暢

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而天下信之非德充於內物符於外者不足
以與此此王貽所止而有以末鑑之道也學
者洗心求教故虛而往終則真見內充故實
而歸非虛則不能受教非實則不能悟悟
理之極明白洞達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
為要道此無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
求復其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有以增飾
之也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則不教之教
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則不
議之議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教人者如此
在受教者為何如又彼既為已以其知得其
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郭氏從
以其知以其心為句得其常心遺而不論成
林王氏並同郭說獨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
心為句上下文義明白虛齋無隱皆從呂義
今從之又受命於地至惟舜獨也正文句不
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

於地惟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禘七字。文順義全。考之郭註。下首惟有松栢。上首惟有聖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登絕句。獨陳祥道王雱虛齋。並宗呂說。竊詳還絕句。獨陳祥道王雱虛齋。並宗呂說。竊詳假人無義。今從登遐。文義顯明。謂得此道者。去雷無礙。而升於玄遠之域也。續考列子周穆玉篇。登假字。並讀同。還可證。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

避

進

使事

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

孫

日多

經

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

黃米心性

鑿鑿句

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不能免

以通取元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

與事者與彼方

皮

所不

懷避

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

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

自者

自附

本分

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惟

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去聲中央者，中地

夫德者取引

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

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

辯

志忘怒

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

不凡形骸

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

心性

罪過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

加敬

謹敬

一曰

再如此言

乎。子產莞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通義

取大者求以復其心體之明也。心體明

而形骸忘，形骸忘則所得者大也。與充爭善

蓋言子既以過取兀，猶以過歸我，是與無過

者較優劣也。度子之見識尚不能自收歛也。

耶。遊羿之殼言在伯昏模範中舉動不失天
則乃其當然之位。或有不能盡善至於犯難
者亦其所遇之命不能逃焉耳。此猶孟子命
也有性焉之意。與上文安之若命句相應。雖
安於兀尚動心於毀譽一見先生則自忘其
怒而不知其所從來也。忘形骸而事心性遊
於內也。棄形骸而泥所遇索於外也。改容加
敬更貌去做也。無乃稱謝之不必多言也。此
見人入名利中欲忘施施之態誠爲不易有
志作聖者必入伯昏之殼而後可。羿殼句諸
家訓義皆與鄙見不同。存之以待申徒嘉者
判焉。上文狀其過以不當亡衆人也。狀其過
以不當存能自省者也。至於不以形諸口者
尤難其人也。故曰寡若夫知其不可柰何安
於患難之遇如命之當然誠非盛德者不能
也。此三句舊解亦欠疏爽。嗟乎人之所以自
處與其所以取夫人
者皆標準於此章矣。

中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戚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狗乎外者不明乎內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爲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中徒論足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遊羿彀中莫非中地設有不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我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已也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流我以善耶吾之自悟耶則彼已俱忘物我並化何喜怒之可動何形骸之可索哉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

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不能務學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

作作不能無足

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

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

作是

作是

音取過

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

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況全德之人乎。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

務及禮恭

求

作

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諫。

此

斲

本

物

詭幻。恠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

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

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

刑之安可解

信孔子
諛詭幻恠形容其欺罔要譽之辭。死生

爲一條。卽前章死生不得與之變。不可爲一貫。卽齊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此意。只是無我死生且一况兀乎可否既忘。况今昔

平聃曰。其可乎者。蓋疑而不忍棄之辭。天刑之安可解。按前曰遁天之刑。又曰縣解與此

大同而小異。此言天奪其神靈。襟不吝。是以逐末而不知本也。然已之無趾亦天命之假

於人手耳。我既不能自解。安能解人。此意存於言外。

首章王貽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有德而知命者也。此章无趾務學以補過者。

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兀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惟知其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棄焉。尊足卽下章所謂使其形者於此，而務求全得其道矣。无趾以夫子爲天地圖，有以覆載之夫子，指其前失以爲今來何及矣。則猶有將迎得失之見也。无趾言其猶若是，則有不滿於中者。此段蓋嘉无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爲全人也。形之殘兀，又何加損焉？以見聖賢治化曲成萬物而不遺稟質，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級，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

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不先人常和人而已矣。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

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國。

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

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

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

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

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

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鄙焉。若有亡也。若無

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

於楚矣。適見稊

反。徒門。

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

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

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髮。資刑者之履。無

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

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

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衰駘它。未言而

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

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

自大及小

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

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

推原

天

而不知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

畢榮

悅也無帶

過

拾精

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

法

則

巨身符

牛能

物則

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

師

守定

注

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

進法

所

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

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

民之紀以憂其死死傷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

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德輕用吾身而亡吾國

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不敢以君自居

通義

問然二句與無幾何而去寡人狀其無

欲為情也不見已謂不見其相呼應者不得

類謂不得其相羣動者起下文使其形句巽

屨二喻見無實者飾亦無施諸御娶妻二喻

見形全之貴也德者才之蘊才者德之著何

謂才全至物不能離言人情事變乃天命流

行無古今終始故不足以撓真見者之性而

亂其情其自致之懷悠然與天運同流不舍

晝夜常與物同處於氣氤和煦之境此皆隨

其所接生善應之道於心者時字之義俗見

在也猶明鏡之在匣因物之來時生妍媸
德不形物不離者蓋德而顯露則有方所有
方所則有離有合不形則無合無離無合無
離乃大合也故曰物不能離水停則明可以
照物以其內靜而外無所搖故可以爲修德
者之師法而成其與物爲春之和既能如此
物何能離之哉是以雌雄合於前君見之而
授國失之而若無可樂也執民之紀而憂其
死猶曰執國之政而視民如傷也諷諫此章
莊之尊孔至矣他章之訛掃假道者之迹也
義按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爲禽獸者
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孳尾成卒之說竊考經
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爲妾之
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舊來從資
絕者娶句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
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
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論後得無

隱講師從妻絕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旨
大明續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妻孔子之喪
飾棺牆置妻又置絞衾設柳妻又明堂位云
周之壁妻鄭氏註天子八妻皆戴壁垂羽諸
侯六妻皆戴圭大夫四妻士二妻皆戴綬據
此則古者喪禮通用妻非特爲飾設竊原南
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
周以棺衾飾以柳妻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
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
道故其葬也不以妻形且不得全歸何塋儀
物之備哉亦猶則者之不受履也此章從上
文豚子食於死毋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
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餒於中
外飾無益也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
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內蘊接物無間若青
陽流布無不被生育之恩蓋以無心爲心故
能無感不應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
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隱乎爾

履支離無朕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夔夔項精烏莖。大癭說齊桓公。桓公

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

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

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

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

喪惡用德。不實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

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

生子 卷之三 道 坤

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馨。

五羔
反
乎大哉。獨成其天。

通義 知爲尊。知者智之體。智者知之用。此知當讀本音。不必訓智。是非不得於身。人間是非不得沾惹於其身。承上言其不滿俗也。獨成其天。猶曰獨成其性。言性則著人而天隱矣。言天則性在其中。曰獨者更無他念。獨成其天德。不以智巧雜之也。

義海 德有所長者。悅在德而不在貌。形有所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世間。從容逍遙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遜形人。無遜情。而其憂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聲名妖孽。所以滑性。而以之爲知。由是貪許生焉。結繩之約。由於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欺誕生。

出焉此皆時俗之弊也真人猶說有以反之
故斷曰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不喪惡用
德不貨惡用商其言意亦切矣此選淳反朴
之要道聖人復出不易斯論人能脫去膠孽
等累則與天爲徒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
飲食起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
中也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警乎大哉此
德之在性情也以己之性情
復己之自然豈假他人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容。周旋天能顯也。天與之形。耳目口鼻百骸

備也。前二句意重形貌。後二句重道與天啓

下文外神勞精之藏。此亦借惠子以鍼砭後

世役於知而失德者。故曰。生有涯。知無涯。以

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其爲知也。亦殆而已。

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生不益則必不損夫性何所指其情今惠子
不務內充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
至外神勞精據樗而瞑則其爲知能所役亦
困苦矣故告之以天之所以選取汝形而爲
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樂於人間
而已由階而升致極乎性命道德之奧乃聖
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
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
病殊弗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
有清耳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以辯爲使惠子而頓
悟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
何患乎人之不契物之不應哉

褚氏總論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美
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
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
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應德

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駘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爲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是乎視所遺所喪若土之遺以見得道者忘形惟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成鑑凡此皆所以充之道也德流而爲物所歸猶松栢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爲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蒂故擇日登假去晉在表何肯以物爲事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猶感也無趾而尊足所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秦和內運疵癘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

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爲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爲德友德尊而位可忘也聖靈公視無厭爲全人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厚於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惜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太上云上德至德玄德皆言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來有德司契皆德充物符之謂而南華發揮尤爲詳至取殘兀厲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爲尙形散外

通義 三兀造道有等哀德性者之戒云○ 駢字則全德之極者故以孔子之言爲準闡歧獲卷言不但貌惡者無妨於德雖形不全者德自若也未論

有形無情立言之旨昭然矣程子
曰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者盡之

莊子內篇第二卷

終